

运用颠覆性技术推进军事理论创新

□ 况腊生

颠覆性技术是指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作战方式、军事力量对比和战争形态的技术。在军事实践中，颠覆性技术对军事理论创新起着基础性推动作用。当前，颠覆性技术群体性爆发并带来新一轮军事技术革命，需要高度重视和利用从技术层面揭示建军治军规律、探索制胜打赢机理，为加快军事理论创新插上现代高科技的“硬翅膀”，有力牵引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第一，颠覆性技术在军事理论创新中起到基础性作用。

颠覆性技术带来军事理论创新。军事原理古今相通，但战法、战术、战法乃至战略理论却必须随着军事科技的进步而向前发展。颠覆性技术的大量应用，推动军队组织体制、管理方式和作战样式的变革，继而被升华为对战争和作战变革的理性认识，由此带来军事理论创新。近代以来世界军事变革和作战理论创新，大都遵循此规律。

20世纪70年代以来，精确制导技术不断发展成熟，促使精确作战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强调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对敌方关键目标进行精确打击，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作战效果。在海湾战争中，美军大量使用精确制导炸弹，对伊拉克的防空设施、指挥中心等重要目标实施高效精确打击，使伊军作战体系迅速瘫痪，展现了精确作战理论的巨大威力。

颠覆性技术的内在特点成为推动军事理论创新的基础性力量。颠覆性技术拓展了作战空间。网络、太空等颠覆性技术使作战空间向网络空间、太空领域等新维度拓展，催生了网络战、太空战等新作战样式，促使军事理论需重新思考作战范围、作战力量部署等问题。颠覆性技术压缩作战时间。高超声速技术等可使武器装备的打击速度大幅提升，极大地压缩了作战时间，让“发现即摧毁”成为现实，推动军事理论创新以适应快节奏作战需求。颠覆性技术创新作战理

念。借助信息技术等颠覆性技术，作战力量可更加分散地部署在广阔空间，通过网络实现高效协同，形成分布式作战理念，改变了传统集中兵力作战的观念。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了无人作战系统的发展，促使军事理论研究如何运用无人作战力量以及人与人系统的协同等问题。

颠覆性技术重塑军事力量编成，催生出国络部队、太空部队、无人作战部队等新质作战力量，这些力量在军事行动中的地位作用日益凸显，促使军事力量编成向多元化、一体化方向发展。颠覆性技术使军事力量跨域融合编组。不同领域颠覆性技术融合发展，要求军事力量打破传统军兵种界限，进行跨域融合编组，实现作战效能的最大化。颠覆性技术推动军事战略转型。颠覆性技术的发展使战略威慑手段更加丰富多样，如网络攻击能力、反卫星技术等，军事战略需重新评估和构建威慑体系，以应对新的安全威胁。颠覆性技术改变战争准备模式。颠覆性技术的快速发展要求军事战略更加注重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加强对前沿技术的研究应用，提前做好战争准备。

第二，颠覆性技术如何作用和应用于战争，是军事理论创新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人类战争史上，军事技术进步始终是军事变革的先导和核心因素，直接决定战术、战役和战略等军事理论研究创新。从某种程度上讲，军事理论创新关键是对颠覆性技术的熟练透彻把握与应用。没有对航空技术的透彻理解，便不会有制空权理论，也不会产生空中作战能力。没有对网络信息技术的透彻理解，便不会有网络信息化战理论，也不会产生信息化战争能力。没有对空间技术的透彻理解，便不会有“高边疆”战略和制天权理论，也不会产生太空战能力。

当下，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一系列颠覆性技术蓬勃兴起，向军事

领域的全面渗透趋势日益显现，在战斗力要素构成中的地位作用将大幅跃升，战斗力生成模式将会从物质、能量要素主导，向信息乃至智能要素主导发生倾斜和转变。智能无人作战系统能够自主进行目标识别、战术决策和作战行动，将对未来作战样式产生深远影响，其生成模式、作战样式、战争形态、制胜机理都已发生深刻改变，推动了智能化作战理论的发展，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出现智能化战争形态。

智能化作战理论的核心是强调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实现作战指挥、武器装备、作战保障等领域的智能化，提高作战效率和作战能力。军事理论创新需要积极吸取智能技术带来的营养，善于运用智能技术设计、创造新型作战理论和战法，透过对其理解不断提高理论内化技术的能力，并对智能化战争前景作出预判，进而指引智能化战争的发展。

第三，积极顺应颠覆性技术发展，大胆尝试并引导军事理论创新。

加快推进军事理论创新，需要善于捕捉颠覆性技术可能带来的巨大变化，提前洞察、研判其如何改变战争形态，并大胆尝试、充分利用，以驱动军事理论创新发展，最终牵引实现军队战斗力的飞跃。

建立专门的颠覆性技术监测团队和机制，密切关注如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动态，及时掌握其最新进展和应用前景。适时开展技术评估，组织专家采取人机结合、典型场景、演示验证等方法对颠覆性技术进行全面系统评估，分析其对制胜机理、作战形态、作战方式和潜在安全风险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为军事理论创新提供充分依据。

紧跟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创新作战理论体系。构想新型作战概念，如利用航空航天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空天飞机等航空航天飞行器的试验和

应用，将航空航天力量融合运用，空中作战与太空作战紧密结合，以夺取制空权和制天权为目标，探索空天一体战作战概念的发展和实践。持续更新作战理论。顺应颠覆性技术的使用特点、发展趋势和系统性影响，构建包括作战原则、力量运用等在内的全新作战理论体系。如无人作战理论中，明确无人作战平台与其他武器平台融合利用等。

适应颠覆性技术的新要求，推动军事组织和作战指挥变革。适应颠覆性技术所催生的新型作战力量和作战样式的要求，调整军队编制体制，如建立专门的太空作战部队、网络作战部队和无人作战部队等新型作战力量。借助信息、智能等颠覆性技术，优化作战指挥、作战协同等流程，构建更加高效、灵活的分布式作战体系，实现信息快速流动和作战力量高效跨域协同融合。

引入颠覆性技术，检验军事理论创新。没有实践检验支撑的军事理论创新，必然会成为空中楼阁。模拟仿真、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脑机接口等颠覆性技术的开发与广泛应用，催生出的作战试验部队、作战中心、作战实验室和作战试验场等方兴未艾。这些颠覆性技术应用带来的新型作战场地可最大限度模拟真实战场与战争环境，充分检验军事理论创新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为完善军事理论创新创造更加便利条件，大大提高军事理论创新的可鉴别性、可操作性和可应用性。



辅助舰船，又称勤务舰船或军辅船，是海军中担负战斗保障、技术保障和后勤保障等任务，不直接参与战斗的舰艇统称。尽管它们不具备强大的直接作战能力，却凭借丰富多样的功能，从多方面保障海军各项任务

辅助舰船的功能性区分

在帆船时代，就出现了专门用于维修船只的修理船以及执行水文测量任务的测量船等。早期的辅助舰船功能较为单一，以运输物资和人员为主，保障舰队在海上的基本补给。现代辅助舰船则种类丰富，涵盖多个领域，按功能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信息收集与航海保障。侦察船通过装备的雷达、电子侦察设备等，截获目标的通信、雷达信号，分析其内容与工作模式，为舰队提供关键情报支持。海洋调查船针对海洋环境与资源开展科学调研，为海洋开发与军事行动提供科学依据。测量船运用专业测量设备，精确测量海洋深度、地形地貌、海流等信息，为港口建设、航道规划及船舶航行安全保障提供基础数据。破冰船凭借其特殊船体结构与强大动力，可破除冰层、开辟航道，保障海军舰艇及其他船舶航行安全，是在极地地区航行必不可少的装备。航标船负责在航道上设置、维护与更换航标，如灯塔、浮标等。这些航标为船舶指引方向，标记危险区域，是保障航道安全畅通的关键设施。

运输补给与训练医疗。运输舰如同海上搬运工，承担人员、武器装备及各类物资的运输任务，穿梭于基地与作战区域之间，确保物资及时供应。补给规则是舰队的“海上加油站”与“移动仓库”，能够在航行中为其他舰艇补充燃料、淡水、食品及弹药，显著延长舰队续航时间与作战半径。训练舰为海军人员搭建海上实战训练平台，模拟多样化作战场景与复杂航行状况，有效提升人员操作技能与应急处置能力。防险救生船包括潜水作业船、打捞船、救助拖船等，在舰艇发生故障、触礁、沉没等紧急情况时，防险救生船能够快速展开救援行动。医院船配备完善医疗设施与专业医护团队，作为海上“流动医院”，为伤病员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治。

工程技术与特殊任务。工程船具备航道疏浚、港口建设及海上设施维修等多种作业能力，助力海上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试验舰用于新型武器装备与舰艇技术的试验验证，通过实际海试获取精准数据，推动装备改进与定型。维修供应舰携带各类维修设备与零部件，为舰艇提供全方位维修保养服务，确保舰艇始终处于最佳状态。消磁船运用特殊装置消除舰艇磁性，降低被敌方磁性探测设备发现的概率。布设舰船负责在海上关键区域布设水雷等障碍物，阻滞敌方舰艇行动，为己方创造战略优势。基地勤务船主要在港口与基地水域执行日常勤务保障，如拖船协助舰艇靠泊、离泊，供应船为基地提供物资补给等。

辅助舰船意义重大

保障作战行动。辅助舰船为战斗舰艇提供了关键的物资和技术支持，是确保战斗舰艇在海上持续作战的核心要素。补给舰及时为舰艇补充燃油、弹药等，使舰艇无须频繁返回港口，大大提高了作战舰艇的作战半径和持续作战能力。例如，美国海军在二战中组建了大量补给舰队，大幅提升了战役频率、持续时间和密度，使日本根本无暇加强防御，陷入被动局面。侦察舰获取的情报信息为作战决策提供依据，帮助指挥员了解敌方态势，制定合理的作战计划。1904年日俄战争中，日军舰队建立了严密的监视系统，作战计划的成败，取决于其提前发现敌舰及无线电快速报警的能力。

支持海军建设与训练。训练舰为海军人才培养搭建起关键实践平台，是锻造高素质海军官兵的摇篮。各国海军新入伍水兵，踏上军旅生涯后往往要在训练舰上开启漫长且系统的实操训练，逐步熟悉舰艇航行操作流程，掌握各类设备使用技巧。训练舰可模拟多种复杂海战场景，从常规海战对抗到特殊海况下的应急作战，让海军军官们在沉浸式实践演练中，深刻领会战术运用精髓。

增强海上救援与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能力。医院船与防险救生船在海上事故与灾难面前，宛如希望的灯塔，迅速响应并展开救援行动，生动诠释海军的人道主义精神。2013年超强台风“海燕”重创菲律宾，国际社会迅速开展全方位的救援行动，各国

海上『隐形助手』：辅助舰船的多元角色

□ 马瀚

军队的海上救治力量依然是救援的主力军。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是第一艘到达的医院船，医护人员为大量受伤民众实施各类复杂手术，缓解了当地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艰难局面。在非战争时期，防险救生船时刻守护海上运输安全。在商船遭遇恶劣海况失去动力、陷入绝境时，救助拖船迅速出动营救遇险船只，有力保障了海上运输安全。

拓展海洋权益。工程船参与海上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洋调查船专注于海洋资源与环境的深度调研，为国家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提供科学依据。巡逻监视类辅助舰船则通过在专属经济区等海域的常态化巡逻，坚定宣示国家海洋主权与管辖权。

辅助舰船的未来发展方向

智能化与信息化升级。未来，辅助舰船将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主航行、智能决策、自动监测与故障诊断等功能。智能化侦察舰能够自动识别与跟踪目标，快速分析处理收集到的情报，并根据预设规则自主调整侦察任务。智能化补给舰可依据舰艇实时需求，自动规划补给方案，实现精准高效补给作业，大幅提升辅助舰船作战效能与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未来，辅助舰船将提升与其他舰艇、作战平台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协同作战能力。通过构建高速稳定的通信网络，实现实时数据传输与指挥控制，与其他舰艇密切配合，形成一体化作战体系。

隐身化与高航速设计。为提升生存能力，辅助舰船将借鉴战斗舰艇隐身技术，采用隐身外形设计，减少雷达反射面积。同时，还可使用新型吸波材料，降低舰艇红外、电磁等信号特征，在执行任务时能够降低被敌方探测到的概率，更好地保障自身安全。为满足快速响应与紧急任务需求，辅助舰船通过采用新型船型、优化动力系统等方式，提升舰船航行速度。例如，采用双体船型、水翼船型等高性能船型，结合先进推进技术，使辅助舰船能够在更短时间内抵达任务区域，提高作战与保障效率。

多功能集成与新能源应用。未来，辅助舰船将朝着多功能集成方向发展，一艘舰艇可以具备执行多种任务的能力。既能执行物资运输任务，又能在必要时充当医院船救治伤病员，还能承担部分侦察任务。这种多功能集成设计提高了舰艇使用效率，减少了舰队舰艇数量，降低了维护成本。舰内内燃机的噪声和高温废气容易被敌方探测设备发现，加之环保要求提高与能源技术的发展，一些辅助舰船将逐步采用新能源。这不仅降低舰艇对传统化石燃料的依赖，还能提升舰艇续航能力与隐蔽性。例如，小型辅助舰船可采用太阳能帆板与燃料电池相结合的动力系统，在执行长时间近海巡逻任务时利用太阳能充电。



甄家庄歼灭战：一场带游击性的运动战

□ 郑林

1943年9月，为破坏秋收，摧毁晋绥抗日根据地，日军发动了残酷的秋季大“扫荡”。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根据地军民奋起反抗，山西兴县甄家庄一战歼灭日军700余人，有力配合了反“扫荡”斗争。这是一场带游击性的运动战，采用了伏击、袭击、追击、阻击等方式，表明八路军不但善于进行游击战，而且也善于组织大规模的运动战。

把握战机，集中优势兵力

从1943年9月1日起，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军第69师团第59旅团第82、第83、第85等3个大队，共1500余人，开始对晋西北第3、第8分区实施分区域的轮番摧残“扫荡”。16日，日军主力撤回到离（石）岚（县）公路沿线的胡堡等据点，只留下第85大队配合混成第3旅团继续“扫荡”。日军的“扫荡”看上去气势汹汹，实则逐渐暴露其破绽。27日，日军第85大队800余人以强行军企图合击驻兴县的晋绥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日军沿途遭中国军民连续袭扰，不仅奔波未果，还遭受损失，于10月4日仓皇逃窜至兴县以西的赵家川口。

此时，距离第85大队最近的日军，也远在100多公里以外的保德地区。晋绥军区领导敏锐发现，日军第85大队孤军深入根据地腹地，且兵力较少，是我军对其实施围歼的绝佳时机。于是，晋绥军区立即上报作战计划并得到上级同意。日军第85大队是第59旅团主力部队，装备精良、火力凶猛，有着较为丰富的山地作战经验和较强的作战能力。为了能快速对该股日军实施全

歼，晋绥军区立即调集区内部队，迅速对敌形成合围之势。

晋绥军区第26团及军区警卫营在赵家川口以南的小善地区设伏，阻击可能向东南撤退之敌；第17团在赵家川口以东的北坡村设伏，阻击可能向东撤退之敌；第36团在小善、北坡村之间的康家塬待机，视情进行迂回机动；特务团从盘塘东渡黄河，积极袭扰日军第85大队，迫使敌撤退并尾随追击；第21团进至兴县以南康宁镇以北之刘家庄附近，截击可能向南撤退之敌；第29团由保德地区调至兴县地区集结，随时待命。同时命令第2军分区加紧围困保德、沙泉镇之日军，第6、第8军分区积极袭扰日军后方据点，配合围歼日军第85大队。至此，晋绥军区在日军第85大队周围集中约10倍于敌的优势兵力，成为此次战斗获胜的重要因素。

灵活选择战术，三次包围日军

根据作战部署，10月4日，晋绥军区各参战部队均到达指定位置，在日军可能的撤退路线上布好口袋阵。5日凌晨，日军第85大队开始向康宁镇方向撤退，被我军第26、第17团截击于小善畔、杨家塔、曹家坡一带。日军被迫转向小善畔东北地域集中。见日军各部向中心收拢，第26、第17、第36团和军区警卫营部队迅速从四面第一次对日军形成包围。5日下午，日军第85大队在5架飞机支援下，集中兵力强行向第26团占领的1280高地突围。在日军陆空火力交叉打击下，第26团防御工事悉数被毁。官兵们在减员严重、弹药缺乏的不利情况下，与突围的日军展开肉搏，连续

打退了日军的5次猛烈冲击，一举挫败了日军突围的决心。

5日夜里，我军不断向日军发起攻击，持续消耗日军。考虑到日军还会强行突围，晋绥军区前线指挥所命令部队除继续围攻日军外，在日军可能突围的方向沿途设伏，又布好新的口袋阵。6日24时许，日军果然向康宁镇方向突围。7日晨，日军进至刘家庄、南山地域，刚好掉进我军第21团的设伏阵地。其他部队随即赶到，我军第二次将日军包围。战至7日黄昏，日军放弃阵地，在飞机配合下，又向东南突围。第21团节节阻击，持续消耗日军。日军进至兴县城东南20公里的甄家庄时，已无力逃脱，只能占据山头，负隅顽抗。我军趁机第三次对日军实施包围。战至11日拂晓，日军第85大队被我军全歼，仅零星残敌逃回据点。

军民团结是胜利之本

虽然甄家庄歼灭战是一次围歼战，但是日军因兽犹斗、负隅顽抗，根据地军民紧密配合、艰苦作战，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在批复晋绥军区作战计划的同时，一并指示有关党政机关，紧急动员起来，支援前线，配合主力作战。

根据军区的统一部署，兴县、方山、岚县的游击队和民兵，连夜赶往集结地域，广大群众紧急动员起来，支援前线。10月5日，在我军对日军第85大队第一次包围作战时，附近的民兵和广大群众纷纷赶来参加战斗，小善畔村周围的各个山头上，红旗招展，人声鼎沸。因此，日军在求援电报中写道：“八十五大队在小善畔附近，被一万多八

